

# 蜀山劍俠傳

近代小說



## 第九十九回

难遣春愁 班荆联冶伴  
先知魔孽 袒臂试玄针

话说龙姑刚回山时，因为新遭大故，心有悲痛，虽然寂寞，还不觉到怎样。十天以后，渐渐心烦意乱起来。想起柴达木河畔，虽然恶水穷山，每天总还有丈夫为伴，一旦离群索居，跟孤鬼一般独处洞中，好生不惯。又因来时，熊血儿再三嘱咐，说师父有命，本人要练功夫，不叫她回去看望，不便前往。再加上她所练的功夫俱是旁门，不似各正派中注重由静生明，冲虚淡泊，练到好处，心如止水，不起微波。烦闷无聊，还可藉事排遣，只有情欲一动，想起与血儿在假期中的恩爱，简直无法遏止，好不难受。起初因金针圣母生前告诫死后遗嘱，还有些顾虑，并未胡为，只一心盼到了假期，丈夫回家团聚。转眼秋深，熊血儿果然如约而至，龙姑好不喜欢。血儿又去金针圣母墓前凭吊一番，两人恩恩爱爱，住过两月，血儿又要回去。龙姑知道挽留不住，只得  
由此每年必有两月聚首，血儿也从未爽约。只  
似这样别时容易见时难，也不能怪龙姑严  
姑还能以理智克制情欲。第三年春于

高峰上闲眺，算计丈夫回山还得半年。目送飞鸿，正涉遐思，忽见姑婆岭东边悬崖半中腰，有一个女子行走，其捷如飞。那崖壁立千仞，上面长满花草，苔藓若绣，其滑如油，就是猿猴也攀援不上，那女子竟和壁虎一样，上下自如，时而用手去采摘些花草之类，放在身后篮中，采了些时，倏地化成一道青光，破空而去。龙姑暗想：“怪不得身手如此矫捷，原来她还会剑术。只是山有头，地有主，我母女在此山中，并非一年半载，她既来此采药，不知此山有主也还罢了，这才她驾剑飞行，自己同她相隔甚近，她连招呼都不打一个，未免太已妄自尊大。可惜把她放过，没有给她看点颜色。”正在寻思，猛想起那女子的剑光，非常眼熟，虽然青光中隐含杂色，颇和那还宝女子张锦雯一个家数，莫非此女也是昆仑门下？不禁勾起前仇，决计明日留神候她再来，先和她见个高下，如不是仇人门下，只羞辱她一场，警戒来人下次，如真是半边老尼徒弟，且先拿她出口怨气，也是好的。

第二日一早，带了全身法宝，隐伏岩侧。等到午后，果然那女子又驾青光到来，轻车熟路般径往悬崖上飞去。龙姑知道那悬崖上并无贵重药草，何以值得她如此跋涉？想先近前去看个究竟，再和来人动手，便随着那女子身后，飞了过去。到了地头，两下相隔，不过两三尺远近。龙姑见那女子所采的是一种野花，名叫“暖香莲”的，这药草之性奇热，倒是只有姑婆岭悬崖之上才生得有。龙姑志在和人敌对，便喝道：“大胆丫头，竟敢到本山偷盗仙草！”说时，早将飞剑放了出去。那女子见龙姑随在身后飞来，已自留神，见剑光飞到，先驾剑光飞到峰顶。龙姑如何肯舍，便赶了过去。

崖上动手，将那一片药草糟践，并非怯敌，一  
剑光迎敌。斗了一阵，不分胜负，后来  
姓名来历，以便暗下毒手。那女子

原也想知道本山主人来历，因一上手，龙姑逼得太紧，只得聚精会神迎敌。及至龙姑发问，彼此通了姓名，龙姑才知那女子正是阴素棠的得意弟子桃花仙子孙凌波。俱都不是外人，立刻停兵罢战。龙姑巴得交个朋友来往解闷，殷殷勤勤的揖客入洞，两下谈得非常投机，便结了异姓姊妹。原来阴素棠因为有一件事对不起龙姑，再加上不敢见半边老尼的面，所以回去并未提起。直到龙姑说起前情，孙凌波恍然大悟，师父前数年所得的九转轮，原来是龙姑之物，怪不得从不见提起此事。龙姑又打听半边老尼的下落。孙凌波道：“妹子，你的仇目前恐怕难报呢。那半边老尼，先在昆仑派中，她是首屈一指的人物。前年武当派的心明神尼，因为不久圆寂。自己两个得意弟子，一个名叫伍秋雯的，误入歧途，遭了兵解，一个名叫苏玉衡的，又嫁了人。余人门下虽多，俱都传不得衣钵。想起当初头代教祖张三丰成道时，没有指定何人继承道统，以致后来武当门下，各收各的徒弟，各有各的教规，各不相干，滥收男女门人，纵容他们为恶，当师长的还加护庇，本是一家，却分成许多门户，势同水火，日久每况愈下，竟互相仇杀起来。心明神尼自己和师弟灵灵子，见照此下去，不但闹得太不成话，将来武当派还有灭亡之虞，两人商议一番之后，知道各长老同门间结怨已深，非片言可了。恰遇教祖显灵，在石室底层觅到那部炼魔剑诀，两人合力，躲到贵州黔灵山，炼成了九柄太乙分光剑。然后将同门五长老约到武当聚会，就在教祖法座前痛陈利害，及纵容门下为恶之不当。内中有一个比较正派的，首先在教祖牌位前认了过错，情愿带了门下避居北海，忏悔三十年，这便是六十年前，北海斩鲸、命伤渔人彭格之手的郝行健。五长老中还有两人，一个是林莽，一个是魔脸子李琴生，这两人不但听劝诫，反和灵灵子说翻脸，动起手来。这一次武当清理门户，



大开杀戒，林、李二人同他门下许多败类，全都死在九柄太乙分光剑下。虽说那三个长老，犯了清规，咎有应得，到底还怨师长不能先事防范之过。鉴于前车，想来想去，想起众弟子中，只有新收的褚六妹根基尚好，只可惜她年纪太幼，入门不久，功行太浅，不足以副众望。没办法只得把她生平至好，半边老尼请来，商量了好些日子，最后在教祖座前，请了灵卜，由半边老尼拜灵位认了师叔，作为是自己的师弟，当着灵灵子，将本门衣钵，连那炼魔剑诀一齐交付，并教众弟子全拜在半边老尼门下。将来半边老尼再在众门人当中，看谁有出息，再命她来承继。这虽是恐防道统废坠，权宜之计，谁知却引起了昆仑本派几个长老的反感。头一个游龙子韦少先不愿意，说半边老尼有违教规，在南川金佛寺，请了钟先生、天池上人、知非禅师，同昆仑派许多名宿，将半边老尼唤来，当面责难。昆仑派虽然有钟先生、天池上人、知非禅师三人，以师兄地位管领全派，不似武当派群龙无首，到底三人俱不是师长地位，平素各人都知自爱，虔奉教规，还能互相尊重，一旦出了过错，再加上举发人韦少少与半边老尼本有嫌隙，如何肯服？半边老尼脾气古怪，见诸长老纷纷责难，大半说她不该覬觐旁门一部炼魔剑诀，忘师背祖。半边老尼当着几辈同门，忍气不住，对众宣称，暂行脱离昆仑一甲子，将来再看她的心迹，此时不愿和众同门为伍。说罢，一怒带了门下七弟子回转武当，与灵灵子分管武当派下男女门人，立下誓言，非将武当门户光大不可。她本就是昆仑派中数一数二的人物，自得了这部炼魔剑诀，兼有武当派的奥妙，愈加厉害，你我如何是她的对手？”龙姑闻言，恨恨道：“我眼见母亲兵解前，这个秃贼欺人太甚，怎能甘心！有道是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如不寻她要回那两样法宝，誓不为人。”孙凌波又劝说了一阵。由此二人感情日密，时常来往，

无话不说。

渐渐孙凌波勾引她，用法术诱拐年轻美男上山淫乐，龙姑生具孽根，正嫌丈夫不能和她常相厮守，果然一拍便合。起初还隐藏着，怕藏灵子和丈夫知道，后来得着甜头，除了丈夫回山前一月不敢胡来外，平时和孙凌波二人狼狈为奸，也不知捉弄死了多少健男。不知怎的，这样过了好些年，藏灵子师徒竟好似丝毫没有觉察，从没有一点表示，因此二人肆无忌惮。孙凌波原是想学师父阴素棠的榜样，又恐师父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难得龙姑孤身一人，住在这种清静幽深的洞府，正好利用她那里，做一个临时行乐之地。除熊血儿回山那两个月，孙凌波不去外，平时总是借着到姑婆岭，与阴素棠采做媚药的“暖香莲”为名，前去参加淫乐，遇上阴素棠不在山中，更是一住月余，不回山去。后来阴素棠给众门人分配了住所，将英男交她教管，没有师父在旁，好不趁心。她和龙姑照例一人弄一个面首，以免有人向隅。这次前任面首死后，只寻到一个姓韩的少年。此人出身绿林，颇有武功，深得二女欢心，可惜只有一个，美中不足。正待下山再去找一个来，好彼此轮流玩耍，不致落空，无巧不巧，还没有到了秋天，熊血儿破例提前回山。孙凌波久闻他性如烈火，深恐自己和龙姑的私情被他撞见，要惹麻烦，当时好不惊慌。亏得龙姑还有急智，见丈夫突如其来，心中虽然吃惊，表面上却能镇定。未容血儿开口，先站起身来引见，说孙凌波是自己新交的好友，那姓韩的是她的丈夫。血儿只笑了笑，毫无表示。大家见礼之后，龙姑抽空朝孙凌波使了个眼色。孙凌波知道血儿本领高强，人极精明，本就防他看破，心中不定，一见龙姑授意，明白是想叫自己将姓韩的带走。这一来正合自己心意，好在阴素棠不常回枣花崖，洞中两个小女孩，一个是自己心腹，一个余英勇在自己压制之下，还

敢怎样，乐得趁此时机，将心上人带回山去，独吞独享。便拉了姓韩的一下，站起身来，对主人告辞道：“贤夫妇一年才得两个月聚首，难得今年提早回来，正好畅叙离情。我二人改日再来打扰吧。”龙姑会意，少不得还要故意客套几句，才同了血儿送客出洞。眼看孙凌波半扶半抱的，带了心爱的情人，驾剑光飞走。虽然心里头酸酸的，一则不好现于辞色，二则自己原是不耐孤寂，才背着丈夫行淫。其实这些年来，所经过的许多面首，到底无论那一样，还是比不上自己丈夫，难得他这次提前赶回，自己私情又未被识破，正好着意温存，恩爱些时再说。却没料到自己送客出来时，血儿在她身后冷笑，仍是一丝也不觉察，满面堆欢，和往时一样，未及进洞，早已纵体入怀。血儿依然和她缱绻，仍是一无表示。最奇怪的是，客人走后好几天，始终没听血儿提过。

龙姑心中有病，觉得此事出乎情理之外，故意提起孙凌波人如何好，本领如何高强，那姓韩的原是世家子弟，武功颇好。孙凌波因奉师命，说她与姓韩的有缘，所以结为夫妇，两人如何恩爱。孙凌波同自己，又是几时拜的姊妹。自己孤鬼一样独处山中，天天盼丈夫回来，哪里也不肯去，烦闷无聊，多仗她时常跑来，给自己解闷等语。编了一大套入情入理，头尾俱全的瞎话，却故意留着有些使人禁不住要发问的话不说，好等血儿张口。谁知一任她说得多起劲，血儿总是唯唯喏喏，不赞一辞。龙姑因丈夫每年回来，都怜她独守空山，轻怜密爱之余，总是情话喁喁，不时间长问短。这次情形，太已反常。说是看破私情，此人性如烈火，绝难相容，要说不是，又觉种种不对。心中迟疑，干自着急，说又说不出口。过了又十几天，实在忍耐不住，便朝血儿撒娇，怪血儿对她不似先前恩爱。自己为他，一年总守十个月的活寡，回得家来，也不问问自己别后情怀，太已狠心。血儿先任她

责任编辑 飞 飞  
设计装帧 谷 子  
封面题字 吴烈民



ISBN 7-5407-0292-3

I·229 定价: 4.00元